

北京，一处容纳百人的空间，蓝紫色聚光灯的光束聚焦在舞台中央。63岁的裕固族老奶奶白金花，微笑着踱步至高脚话筒前。她头戴红色高帽，身穿黑色长袍，颈上首饰别致。停顿3秒钟后，老奶奶开口了，用古蒙古语唱起了《擀毡歌》，“来擀一下，擀两下，擀三下，擀四下，擀五下……”透亮的声音重复着极简的曲调，一下子征服了现场听众的耳朵。

作为“那木厂牌”传统本源音乐创新计划《行走的声音·河西走廊》的一部分，这场线下音乐分享会，重塑了人们对于非遗音乐的传统认知。一年前，白金花第一次走出莽莽草原跨越1478公里，站在大都市的聚光灯下；一年后，包括白金花在内的6位民间音乐非遗传承人传唱的8首传统民间音乐，以数字专辑的形式，收录在了《行走的声音·河西走廊》，并于今年12月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。

“音乐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希望通过抢救性采录，将声音背后的故事、文化展现给这个世界。”其制作人修侃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专访时表示，“行走的声音”自2015年开始策划，足迹踏遍了河西走廊、唐蕃古道、青海道等经典人类迁徙路线，拜访过采风的非遗传承人、民间音乐人及团体，多达187位。这个群体走走停停，聚又散，但目标始终如一。

创始人王籽斌、音乐人修侃、人间配乐师张议井、摄影师孙骁……对于越发壮大的“追声者”群体而言，每一位传承人的演唱，都像是放了上百年的古典家具，有其独特魅力，又像一面朴素诚实的镜子，你能从中照到本真，看到来时的路。

行走三万里 寻找音乐的根

谈及为什么决定做“行走的声音”项目，修侃表示原因很多，细究起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命运使然。但选择成为“追声者”，就不得不提项目创始人王籽斌。“他需要一个团队支撑，而我正好有资源、有经验，我们一拍即合。最重要的是我们价值观相同。”

王籽斌，音乐人，在青海德令哈长大，少年时代，王籽斌眼中的音乐意味着“自由、真实、反叛”，那时，戈壁上的流云和风声，磁带里的摇滚，成为了他的音乐启蒙。后来，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作曲系，音乐在他心中有了新的定义，如何做出让内心舒服的音乐，找到深入音乐土壤的根，成为了他的追求。

2013年，王籽斌成立“那木厂牌”工作室。开始有意识地尝试一些民间音乐和流行乐的结合，并逐渐把目光投向音乐背后的文化源头。之后，似乎冥冥中有召唤，他去了西藏。初到纳木错，念青唐古拉山在阴沉的天空下忽隐忽现，离开时，天却突然放晴，雪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仿如神示。他的心，一下子妥帖了。

他的音乐，似乎找到了安放之

处——采录非遗音乐，追寻生命本源。2015年，“行走的声音”着手筹划，包括修侃在内的一众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项目，从梦想下端着手，他们开始大量翻阅资料、学习纪录片架构、不停开碰头会；找寻同道中人，拜访人类学专家，出发、返程、反思升级后再出发……

“我们每天都在想哪个环节上能更好一点。为什么要‘好’？越深入研究，越走到田野里，越发现这些声音，底蕴是一个制高点，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那么多年，就足以证明它的价值。”修侃说，当时，团队拜访了西北民大人类学教授郝苏民、甘肃河西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文仁及人类学博士李建宗等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、音乐学家和田野采风学者，从地势山脉、人群迁徙聊到多民族特色文化、民族扎根的故事，做了大量功课和珍贵笔记。“就像念书时写论文一样，这篇论文不会被打分，但在采录过程中，它时刻发挥着作用。”

2016年7月14日，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向阳村，开启了“行走的声音·河西走廊”中的正式旅程。在西北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，裕固族坐在木制板凳上，忘我地弹奏着、歌唱着，在老人入定般的演唱中，一旁采录的音乐人眼里泛着泪光，他们突然理解了为何裕固族将内心纯善作为信仰，也仿佛看到歌声中那个自由、斑斓、智慧的世界。

“原生态已经被用滥了，剥去商业包装，往往空洞，我们更愿意用‘传统本源音乐’的概念表达有文化源头的民间音乐。”修侃说，行走的声音，本质上是不可再生资

下图：“行走的声音”发起人王籽斌。

